歲寒堂存稿

同學諸子論定

錢唐林　璐鹿菴著

書

癸未擬詣闕上弭盜書

年月日下詔求直言錢唐草莽臣某謹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本東南少年不識忌諱竊怪洛陽賈誼當漢孝文皇帝時海內乂安兵革不試妄自痛哭流涕長太息于天子之前比之抱火厝薪而寢其上火未

及燃因謂之安今火已然矣燎原之勢危如累卵戊辰元年延安盜起沿至于今十有六年屠名城僇親藩蹂躪豫楚川陝山東西以及于江北震驚陵寢中原幾無乾淨土陛下青衣辦事日夜焦心勞思望之臣工者惟滅賊是急頃者保定撫臣徐標入對陛下對之欷歔泣下此時在朝在野應有忠義激發佐陛下敵愾枕戈待旦迫不得暇乃四海之大卒寂寂無一人此臣之所以痛哭流涕明知無濟而不得不爲陛下效一言也陛下所倚以辦賊者內不過宰相樞臣外不過督撫將帥監司守令而儲糗糧整器械惟司徒司空是亟今之宰相樞臣督撫將帥監司守令以及于司徒司空之情僞陛下閱歷細驗蓋已十有六年中間又益之以宦官而賊日益熾今且蹂躪畿輔蔓滋邊方矣陛下將誰倚以辦賊乎今之批鱗折檻之臣咸相率議陛下手除大憝曾幾何時而部署行營財賦之地無不用宦官以此隳士氣墮軍心朋黨中外以蒙蔽乎陛下故滅賊迄今無成功臣愚以爲陛下愛宦官信宦官而不信廷臣萬萬無是理也

巨室之子坐遇憂危亦必引臧獲厮養相告語中間豈無一二忠義可以捍災禦患而無如賢者少不賢者多舉朝必阻陛下不用宦官度陛下必不能臣愚以爲陛下必欲用宦官而無虛中觀聽之法亦萬萬不可廷臣之是非宦官能言宦官之得失即密勿大臣不能言之非不能言也彼原有所不敢言又若陛下遇之使不能言且今之廷臣其賢者惡宦官爭坐位文移拜跪之節其不賢者亦甚樂乎其有宦官也有功同分有過同掩有陛下之意旨可伺陽與人同其惡而陰與宦官比其私陛下縱神聖能一一察之否耶且陛下以今之宰相樞臣爲何若耶宰相爲天子統百官時危則以將將爲急若樞臣固專責也先臣馬文升云吾爲吏部日心行天以內者日一遭吾爲兵部日心行天以外者日一遭今者廟堂勝算即不獲萬全宜得十六七臣不暇遠引即如先朝盜賊竊發時一恒有憲宗時韓雍平藤峽盜樞臣王竑實主之平鄖陽盜樞臣白圭親督之項忠平固原盜宰相彭時商輅實主之武宗時王守仁平南贛盜樞臣

王瓊實主之陛完彭澤平河北盜宰相楊廷和費宏樞臣何鑑共主之神宗時梁夢龍平土蠻盜曾省吾平都蠻盜凌雲翼殷正茂平嶺西盜宰相張居正實主之此事之已驗者也古今人豈遽不相及乃近日宰相樞臣隱忍蒙蔽調兵畫餉實無主見伺陛下所向以爲勇怯進退賞罰功罪行文書而已臣竊以爲今日平章軍國止可爲陛下掌書記本兵方畧止可爲陛下抄塘報陛下何異自爲宰相自爲樞臣陛下止可兼宰相兼樞臣而不能兼督撫兼將帥而不得不望戰于督撫將帥陛下聞臣此言亦必嘆息泣下而督撫將帥安肯捐軀誓死以報陛下方今之勢督撫畏將帥將帥不畏督撫以賜劍之靈事權不一各防一隅公座赫奕建牙吹角名爲諸道統帥而不能成合圍之勢如科臣常自裕所言者比年將帥莫勇于賀人龍莫强于左良玉人龍以疑死而良玉驕恣數不奉法臣愚以爲此非良玉之罪而駕馭之過也臣竊見用兵以來將帥一轍賊至則避其鋒賊去則尾其後其始也驅飢民以爲盜其繼也戮難民以充

盜盜滛劫于前兵補刈于後民畏兵與盜等而不得不爲盜敗衂則潰兵皆盜修怨則解圍縱盜視督撫檄如兒戲委床下曾不聞戮一弁劾一帥何則資其力以捍蔽曲爲下之陛下炯知其情始出宦官將兵督戰臣固知陛下之萬不得已也而縱兵蒙蔽與督撫將帥等今者陛下赫然震怒誅一劉元斌而行營監督尚有數十輩元斌助督撫將帥卸過者在焉陛下能一一去之否耶且夫勦撫因時也宜勦宜撫各以其宜前數年督撫之有威望者未嘗不悉心辦賊功將成矣而從中牽制獸散者復蟻聚隙穴者復馮城後之督撫僥倖主撫宜勦而撫者始悞于楊鶴再悞于陳奇瑜再悞于熊文燦楊嗣昌親鑒其失宜撫不撫而悞于革左入營之颺去宜勦不勦而悞于驅羣賊之入西蜀曩者孫傳庭縛闖王以獻俘誓不留一賊以遺陛下憂而悍帥叛兵今且震驚建業臣未嘗不痛恨於殺賊之無其人而弁追恨于死守者之無其人也將帥主戰監司守令主守守之力可以助戰戰之力亦可以堅守且夫村民之擒爬天王非師

武臣力也霍氏之保寶莊非堅城也其效已見於當世矣自喪亂以來嬰城固守者十未見一二或者曰戰士百萬監司坐鎮方隅藉以彈壓惟守令措餉是急臣東南人未諳中原之監司守令何如而謹以臣之所習見聞者爲陛下陳之今日之勢中原西北大用兵東南大轉餉軍興繁費核催科不問撫字陛下亦心知其弊而加練餉加勦餉曰暫累吾民一年方且遣廷臣趨餉更出宦官督察之陛下萬不得已之衷內地督撫不知監司不知守令不知卽宦官亦不之知也相率朘民膏以肥私橐臣親見十四年斗米千錢縣令下倉死于杖下者項刻十餘人奸民伏山谷相聚爲盜今幸諸賊漸次屠滅楚豫稍稍寧戢假令如當日逸入江北漸逼淮揚江以南之督撫將帥監司守令遙聞賊勢無論能戰而求能守者亦不可得矣土崩瓦解之形不待智者而自知也方今獻賊入川闖賊入晉賊之强兼并百萬無過闖前之賊勢分令之賊勢聚分則遏賊之衝似易而實難聚則搗賊之堅似難而實易且闖賊用兵頗與昔異賑飢民

戒殺掠臨陣鐵騎三重返顧則殺之戰不勝馬兵佯北官兵乘之步兵拒戰馬兵繞而合圍則又大勝此我軍之所以易敗也臣愚以爲備邊利于守禦盜利于戰今日大勢莫若反其道而用之姑言守弗言戰以一二重臣塞潼關扼漢中以防其西突再命一二重臣跨荆襄控麻黃以防其南衝再以偏師屯廬霍屯潛太以防其逸出再命重臣護河以防其北渡毋輕言戰但使賊不得出即爲上功何則兩賊號稱百萬彼兵亦人耳糧餉匱菱日以萬計川東西據險自固則有餘安坐而食則不足況山以西多平原曠野連年蝗旱赤地千里賊不能取珠玉錦繡以當食利戰不利守陛下多懸通侯之賞以貳從賊更下罪已詔免天下田租一年臣竊見陛下發帑金必戒後補東南之民力竭矣大江以南及兩浙江西福建兩廣困于加派重征有爲賊之形而未成爲賊之勢且此數省皆國家財賦地也西北豫楚苦于兵亟須以休息安之東南苦于餉亟須以休息省之陛下貴爲天子與富室殊大內藏鏹將列祖列宗所積貯者一一

發出豈不足當天下數年田租計不出此而猶釀昔日均輸捐助之說大臣始之宦官和之此臣所以痛哭流涕而不得不爲陛下告之也上以鼓將士之心下以作忠勇之氣明知天子無私藏不必假詔令而捐助者且于于焉而來矣蓋捐助之說發于下則可發于上則不可假令誠如臣言合天下之民俱得休息一年命守令團練鄉勇縣不得過百人府合縣計之不得過千人簡練精銳倡其勇敢命能將領之以地之遠近分隸行營或戰或守以伺賊之變譬如癰疽大潰之後勢不得不用參苓蓍朮以補之而創亦可取次而漸愈也亦明矣陛下亟宜撤去宦官以信前說臣嘗讀史至唐室中衰權歸宦寺未嘗不反復嘆息乃黃巢之亂播遷如僖宗猶得假宦寺以召諸道兵卒御門受俘而陛下明聖獨斷十六年間羣臣朋黨如故將帥欺玩如故臣愚不識忌諱竊以爲英主中興其用宦官不及殘唐之爲宦官用遠甚則又似陛下始終信之喜之而終無以破天下之疑陛下又何苦固執聖見如此耶其捐租固守臣揣知時勢

必宜如此故敢冒昧陳說冀陛下霽威思之虛中聽之以圖恢復臣某無任席藁待命之至

[illegible]

與沈寇菴書

客三衢數月無一日去君於懷私念日夕悼兒對客酸楚行年五十其何以堪及僕歸相見問無恙外即出悼兒詩屬僕序詩百首觸境銜哀牽連都是若急欲離羣逃世者寇菴足下僕始與君同悲且助君哭繼而欲勸君輟哭則又不敢久之客皆偶語沈君方侍老母奈何憔悴行吟幾欲以身殉兒也此言頗入僕耳卒不以告君何也世道不可爲皆由於人之無情臣無情則不忠子無情則不孝僕謂父無情則不

慈君之哭子慈也情也雖然豈特情而已乎止此一子忽然奄化頭白老人撫棺而泣當爾時心摧肝裂即以買妾之言來相勸勉君必唾其面即僕亦戒客凡人遇大痛其言必過激激則思思則悔方其激時如黃河倒流勢不可遏即使君屏絕人事哭已賦詩詩成再哭亦無敢解衣進諫者顧其若老母何僕別君久度君痛定自必有以處此已聞納從弟言果買妾考其由來出自君家堂上僕益嘆頭白老人之愛子甚於君之自愛也慈也亦情也雖然君思老人意豈恃情而已乎僕爲君長慮却顧后妃之賢止一不妒妒念一萌無所不至高門華胄往往有之僕非敢以不賢人待君婦也奉令承教一準乎禮唐府帥見大府必戎服帕首袴褶郊迎令狐峘刺吉州謁見齊映不帩首握刀即獲譴夫府帥於大府刺史於觀察尚爾況錄事參軍乎僕謂妾與妻何以異是又況年齒相懸爲大婦者視君趨向便以藉口君能調而劑之非媚婦也慰阿母耳僕幸有四男長者錮疾雖生猶死第三男慧而夭膝前兩兒皆不識六與七僕老

矣鰥居七載無婢妾司巾櫛每讀唐人大婦同行少婦隨之句心怡神舞自恨往年婦在時曾勸僕置一姬果爾未必不多生寧馨兒補今殘缺也況君今日乎君雖五十膂力方剛嗣此閨門之內琴瑟靜好和順之氣溢爲楨祥大婦少婦同夢熊羆他日更賦詩以貽僕僕當爲君序之勉旃自愛

報祝子堅先生書

錢唐去瀫水一衣帶不獲面承函丈姜子發至再荷台教若許僕爲可與言者大集二種名論卓識石破天驚想見八十老人擲筆時目光如炬也僕生二十年爲　皇朝乙酉明季喪亡略悉梗概先生言言經濟凡事從實處討論一展卷而即喜先生之交友則沈耕巖茅止生其人也崇禎丙子起武陵於苦塊倚之辦賊武陵姑以熊文燦爲嘗試耕巖伏闕上書黃漳海謂同列曰此何等事在朝不言而草野言之吾

輩愧死矣南都甫建皖人與黨人獄溧陽亡命投止始也與之同難既也必不肯與之同樂竄伏山谷矢志不渝君子哉其人乎」止生破家從軍招集技勇僕時幼小未詳本末比讀虞山高陽行畧譏其黨比王司馬在晉攘績關門復爲司馬所逐高陽再起視師以二十七騎出東便門又稱僅一茅元儀誓死策馬以從京城間隔賴元儀出私槖募死士扣東便門使守者尚知有通止生慷慨丈夫猶可想見不應先後異同若此先生當必有說」僕闇劣無識聞見拘墟獨論江陵相公與先生脗合近見渤海范明徵論修明史一書表揚江陵一如尊意僕掀髯大笑曰江陵寧知百歲後有知已如吾儕三人者乎」挑燈夜坐偶聽幼孫朗誦朱註曰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江陵親受顧命爲大臣兼爲師臣曰信曰任曰專神廟幼冲已識一敬字舉朝師濟尚不曉中庸章句更講何學」江陵既歿壯年英主正大有爲之時叩頭閣老但知訾毀前人從此不敬大臣疑生玩玩生驕驕生拘拘生惰讀壬午以前之

實錄如旭日初升覽癸未以後之編年如崦嵫漸暮邊備弛百度廢竭數十年之力爭一國本而不足夫然後牽枝連蔓三案疊興止供朋黨之借境分題李三才一有三無一疏蚤痛哭於東林講學之時而國勢已如病瘘且夫講學非不善也仕優則學何必立院標名陽明三領節旄軍旅餘閒不忘講學當其治軍用奇用間用寬用猛此誠良知之實學運安攘之大功武廟一語可謂知己然而忌者雖嘉其功而絀其學東林諸公值瘴癘不仁之朝講不講總無益於國先生云內則顧憲成首倡講席外則李三才遙相應和而三才實用憲成益利其羽翼庸腐黠詐皆得入而稱君子愚謂三才有欲之豪傑也雄才大畧即其智脅稅監綏安東土便非酸腐可及三才之用無錫較之鄭鄖之愚漳海不啻霄壤大約眞正君子清忠端亮多執多迂欲其達權知變如張詠下馬呼萬歲王曾以山陵請獨對非惟不能亦無膽無識追憶江陵能不憮然讀先生三案議公平確論可裨國史并示思陵語閣臣周溫吳三案聖諭了然明白由今

思昔門戶水火都借三案在小人樂爲煽禍而黑獄沉寃之子孫尚有存者若云分過必瞋目相向正先生所謂慘死茶毒名焉有不歸之者也試平心而論瘋顛挺擊至今疑信相參然光宗御極毫無怨鄭則瘋顛果眞若猶未也則光宗之孝遠過大舜而諸臣亦可以息喙矣熹廟臨御猶有令貴妃自裁如王之寀者總之劉廷元王之寀互爲消長而聖祖之斷案久定也思陵聖諭紅丸實皇考要服朕與先帝親見使紅丸不服則爲坐視服不服欲使方德清無所逃罪先生此言最爲破的移宮一事平平無奇鄭妃遲二十日而朝無橫議選侍僅五朝而嘖有繁言雖君有長幼然愚莫愚於信王安激莫激於比武后而不知逆奄此時已在傍咋舌矣楊左之死蚤伏於此嗚呼汪直之罷廠以商淳安一人爭之而有餘劉瑾之發難謝餘姚數人持之而僨事大臣優劣於此可見至魏奄而大臣俱爲門生義子復挾小人以擊君子雖百楊左亦何能勝吾獨怪高陽視師實出魏奄彼尚知綢繆戶牖爲邊防計何嫌於宵小必詭言煽動

曰閣部將清君側李邦華將爲內應三人成虎魏奄不得不矯旨詔守門奄曰孫閣老入齊化門即綁縛進來而高陽卒以去國可不悲哉痛哉人亦有言周文襄巡撫江南數條上善政而成之者王振分宜雖黷貨終助胡襄懋平倭而惡之者華亭穀房之屯獻賊遍賂朝貴而不受者止武陵一人後之君子是非黑白不可以小人而掩其善不必比君子而匿其過今之修史諸公未知能折衷盡當否草書奉答泚筆及此仰祈賜教

與毛稚黃書

僕歸自豫章三日即過足下問無恙足下持螯劈脯日薄虞淵僕即登車去以此未罄所欲言僕乞食走二千里至柴桑訪淵明故居深自愧悔江州栗里相去數武世傳淵明乞食妄耳即有之亦甚邇丈夫足跡當遍天下僕非探奇攬勝而以浪遊博餬口計視傭書舂米遠矣恐爲良友所笑抵南州側聞徵弘辭博學如漢故事故鄉嚴侍郎以寧都魏冰叔應詔足下口冰叔不置僕索其文不可得行旅所至以詩

古文詞投餉者止可示帳下兒甚矣時無英雄何如以足下雪處士虛聲誚耶走鈞陽過來蘇渡憇蘇子由監酒稅處郭外如沙漠黃土墳起草不生問友于衆一明經鄒某素有名目盲矣已而走臨川大參李公石臺方就徵陳大士先生有孫名某才高擅應舉業頗聞辨星緯如遁甲卜筮然　天子求賢之意不及此道出盱江故鄉書來云某某皆就道江右典文衡者謂稚黃知名久寧終老岩穴耶將草檄上之臺使者僕大喜已而猛省急止之曰吾誤矣君亦誤稚黃溽暑伏舴艋觸熱三千七百里必死待詔金馬門尚無期尚書給筆札大官未必資客糧恐饑死迫冬月稚黃擁爐坐寒甚燕邸風益烈稚黃迎風僵矣必死與其死一生稚黃博聘君名何如生一死稚黃備吾鄙師淑耶前過足下匆匆不及言再以書白

與汪旃來書

比不相見一閱月耳聞足下歸自會稽又從錫山哭女人世拂逆大難爲懷僕自舍弟喪亡溽暑中銜哀茹痛積苦生愁形神相離無人爲僕招魂幸心不死涼風拂體尚記戀戀良友一伸於邑僕無妻無婢并無奴子孤居十年肩不得息足下居城東地僻多蘭若意欲賃居僧舍賣文沽酒令家人視僕爲已死獨良友喜僕尚猶生辱君愛我敬聽僕言僕昔未識君時城東過客皆曰汪君手君一編日作晤對狀不意

有知已如此僕謝客生不識汪君世尚有畢生行詣已不能自知而冀人之知已也亦惑甚且夫知已莫如夫婦豫讓吞炭妻尚不知夫巨卿執紼知之於夢魂元之磨石知之于身後世但知相愛爲相知而不知相厄亦相知也是故惟廉藺可忌惟邢尹可妒惟滕公可云薦士惟文君與狗監可稱愛才茫茫今古何處易市知已今也辱君知僕于未謀面之先積忱抒素兩人握手注目無言昔者知僕貧今也又知僕憂不在貧暫傾醇酒作烈士淚嗚呼旃來足下入當

困窮拂鬱之境正學問進退存亡之幾也饑寒驅迫形瘁神枯卒難堅定古豪傑之士身處孤貧雄姿倜儻可以撻官舟之奴婢嗤賊盜之狃肩苟非其人冤身辱行僕已老無由奮發比跡巨公然撫躬自問斷不寒餓死兒女無恩筋骨有限且僕昔有言古之知已莫如管鮑然至今艷稱之者徒以分金故則猶然利交而非知已也伏惟足下始終爲文章知已得邀惠於足下提攜樂土暇時到門乞食退而著書以安餘年幸甚敢以書白

報魏冰叔書

璐頓首冰叔足下遠辱賜書并郵寄賢兄弟諸郎文集懃懃懇懇過蒙奬借僕與足下相隔數千里曾不得一握手一望見顏色而足下負盛名遊歷所至賢人君子班荆邂逅必有瑰偉奇特者與足下相周旋駑下如僕徒以片言隻字惓惓於不謀面之人謂可托久要伸肺腑僕何人斯何以得此於足下也僕幼讀晉書每嘆一時清談玄解資人牙慧學者熟此恐長輕薄然有忽然發聲如一往有深情終當爲情死

等語居恒結想彼不知何所寄托讀之若滅若沒漫無可解及讀足下文翻然有得拍案大呼曰人生於情耳訾人不善則曰無情文不工亦曰無情夫然後知情之至者文未有不至者也情至而文生於是可立言可垂訓可箴規勸勉可對君父可質鬼神而足下有之大集源本忠孝篤于師友蒼潔峭腴每奏一篇如敵無大小自握勝算無疲弱之卒無不破之壘士不妄有名於足下益信僕衰年妄作實無所得以當足下比辱書來正如孔北海亦知有劉備驚喜者再貧苦孑居骨月凌替僕尚不悟戀戀敝帚思挾襆四方盡交天下賢人君子而時會牽局卒不果曩者歲戊午曾一至貴省遙望金精翠微如在天半是時入盱江試院獻古文辭者積克棟忽見孔尚典史論亟爲披讀觀其弁言署曰易堂魏某夫遊足下之門者師友淵源驚才絕世當不止孔君一人而足下一門三君孝友之風溢於文字情之所鍾施及朋友惜僕走盱江而不獲見足下今者足下已至錫山而無由見僕闕里一傳便作蹇修而美人何所耶寸心不

隔山川間之縷縷數行用抒積愫足下多病伏惟爲道自愛

報門人霍子厚書

別後兩辱寄書并示和章促僕歸棹意良厚歲月居諸上元簫鼓聲中梅花殘雪襲人衣裾猶在念忽已仲夏汝曹讀書分陰宜惜聞近作新詞與少年相唱和無益古今惟文章足以不朽王子安作滕王閣序賦詩于後而昌黎又爲之作記僕幼誦其文從紙上作遊觀想今年過豫章取道嚴陵遡祁門西上夜抵南州即入官署荒涼滿目不復登眺嗚呼頻年戰伐江右瘡痍盡矣僕從筠州走臨川又從臨川度盱江

涉上饒到處戰場白骨青蒿頹垣灰燼墟郭丘墟天陰鬼哭而難婦殘黎鵠面鳩形相率拜于馬首隸卒指某山曰佳某水曰佳而高臺既已夷曲池既已平求所謂遊觀之勝者卒無有嗚呼余何忍復言遊觀耶夏五歸自南州尋孺子亭已不可復問州有萬壽宮許旌陽鎮蛟處也鐵柱泥窪我不敢知署近百花臺婁妃粧樓已成瓦礫談者猶艷稱之客曰曷出郭登滕王閣乎遠而即之了不異人意拾級而登弘敞可監廚請客樓不甚高而又蔽其楹舉首瞰大江闊二里許黃泥濁浪望西山童矣嗚呼使王子安韓退之之文不作滕王閣之不傳也久矣吾讀其文而使滕王閣忽失其美倘吾不述滕王閣則滕王閣之美固在也子安退之不藉滕王閣以顯而滕王閣猶賴其文以傳則是子安退之究無憾於滕王閣而滕王閣之美自若也嗚呼山川有變更人事有代謝文章嘗留于天地間能文章者可以思矣足下其就予言思之

與侯官高兆書

向賜續高士傳覽諸名士弁言推重椽筆撰次精當然僕意未慊欲從足下質問山川間之臨風惘然中心耿耿至今未吐足下論列自晉至明凡一百五十六人廣搜博討無姓名者六七人無妻子與棄妻子者相半養親交友蓄妻子者十得其三高踪卓犖迥然各別獨陶元亮不存足下闡幽抉微非僕淺見可測度竊謂足下所傳高士非即魯論所云逸民乎自古肥遯者流鴻飛冥冥不可羅弋首絕君臣之義潔

身遠引是故倫有五高士止得其二三千百年來留此數人或斷或續若存若滅彷彿烟霞泉石中滌人煩熱自非孔子難以訾議然吾讀史至商周之際未嘗不廢書而三嘆也遜國而逃采薇西山亦何與人間事叩馬一諫閒萬世之大防君臣之義藉夔齊長留宇宙間渭濱老叟亦應赧顏佐命勉强呼之曰義士扶而去之以此爲逸逸何如者夫虞仲與夔齊心同理同獨是夔逸朱張少連其行誼不少概見牽連柳下都無倫次夫以迹而論元亮爲參軍爲縣令不得全稱高士然義熙甲子猶念君臣尚能爲高士補不足與不去宗國之大夫已其逸而成其高倘不論迹而論心柳下已稱逸民元亮當入高士豈惟元亮漢之子房曼倩唐之鄴侯皆高士也僕草書未竟低頭注思意者孤行一意一以棲遲肥遯爲準乎福唐薛依南貴鄉高士也胸中卓識絕無阿附嘗云世不乏肥遯者一二年志變三四年業遷僕謂近時撾鼓僧堂與捉刀侯門者皆自命爲高士何待千百年方得此百五十六人哉幸足下有以教我

僕飲飲時深夜如此塾中童子僕泣亦泣歸而亡其父

深入淵而卒無昇墨蠻項闊足而足下蓋無蓋子將命憶亡見在時

足下未歸時僕痛甚如下蓋陸地臥醉落深入淵呼酒深落酒尼不易醒醒已

覆面亡見長謝長者一月矣亡見在時時將將命過

足下足下進吾兄弟間東西兩頭亡見未嘗不在侍

別足下幾年載足下三過我不得遇僕念足下輒涕

與丁素涵書

歎今千風鳳鳥鳳凰今雖高土出劉章書未嘗知

誠而補心哽不出道士道士道

不見與不去宗國今亡其誠而其情而不備

甲子餘念年四餘餘高士

餘全研面上餘墨墨

兄更醵錢飲僕奉連而及者又數輩一飲數十日僕辭謝不獲泣告曰僕迨以亡兒換酒耶坐客有泣下者緣是屢失倒屣足下重聽語不即了敢以書白

與汪定武書

定武足下僕不揣老鈍仰藉教益重災梨棗入春以來臥病浹旬枕上忖度人各有嗜好妄冀了此一事即旦晚塡溝壑不恨僕昔語足下刻工賃食都不識字即文如班馬詩若李杜一經拙工魯魚亥豕茫然莫辨僕文雖不工亦以此恨恨去歲偶過一刻肆頗聞若曹品隲士類低頭而笑僕猶記其言恐輕薄子傳誦不復告人居恒興嘆世之借資邀譽者方欲以此愚識字之學士大夫而先不能愚不識字之刻工

可畏哉汝南月旦正恐遜此近有蕭然蔡大器者儒家子也深沉和易與僕董剞劂僕文內訛寫家人父子者語其徒曰當爲婦子何父子也太傅胡廣訛爲太傅復改定以報每以文咨詢則笑而不言毛子稚黃林子西仲禮爲上客夫善作不如善改僕繙閱舊本自憎自懟自怨自艾何靦然人面不知羞恥若是僕向者固盲於心豈艮友昔日亦盲於目得失果寸心耶抑學問淺深與年俱進耶僕不敢知猛然刪削冀得當於萬一不敢欺天下學士大夫不識字并不敢愚不識字之刻工以貽笑於識字者此老而能悔更進而求益之壯心也足下愛僕文甚於僕之自愛僕願足下待僕如寇仇不願足下待僕如艮友蓋寇仇相值吹毛求疵鷙于攻擊若艮友易生溺愛不無輕恕敬布裏言尚祈勗我不宣

同理學區也然俗尚繼續。急功利。

嘱作他。語「且姚江固理說寸陳升敷。諸生日將師入青。地而師何。

然告覺爲師儒行同據。擴奪者優爲之。而足下欲以坐

酸鼻何困頓至是。「夫世以衆擅片唾側人口者屢矣。

爲足下計甚喜比辱啓書閒函者觉嘗傳然

三知我者關君也歸閒足下秉姚江鏜雖暫失民友

秋當積幾許歲月邪臨川道中接足下書書捧讀再

璐再拜說與足下別一載餘唐頭紗是三歲一日三

與閒查奬書

陣。岱游市廛者尚復。

小住。勘次于來。漁舊。

對闕只千者對陳吟。

吳。熟而未。益之。仙

煩。不。鮮。寸。工。

不。

緣。

不。興。

不。

仙。

不。

自。

愛。

人。

對。

自。

生。

活。

其君子適異地而好爲人師其小人輕去其鄉而以百工誇于俗其間儒非儒出于農工商賈之外皆以名法給事六曹主掾吏雖陽明復生未能盡變其俗足下內無巾櫛老親幼子晨夕在念請告歸亦可雖然足下歸將灌園耶將織屨賣藥乖簾卜易耶又不然可辟穀不須粒食耶八口嗸嗸賴君果腹能拔宅上昇耶嗟乎足下悠悠斯世安容我輩頃僕豫章歸得贈錢迎候者趾相接久之各以券通問僕鰥居久當買妾畏寒急市綿長臥地下更當市牀愛觀書須多購墳史其他浚井治陶庋閣布席當速成之兒子進曰執爨久當覔一奴僕曰未也門庭當治百斛酒與良友道契濶頃之責券者至府吏持符至三喪居停至菜傭酒家以及擔薪舂米者各以類至僕遮面自慚爭呼持去貸錢者鞅鞅多詬語僕乃啟戶嘆曰世之不能容我輩猶僕之不能容一錢也附及以資一笑璐再拜

能自信亦有人能信我信我終難自信者僕得失寸
我而我信人不我信而自疑世固有人若不
自知僕始而自信繼而信我信我信人能信我信
弘撰寧都魏若璜未識其人乎鄉曲之士相推許鳴呼
刻行世海內名公巨卿僕因詩僕困苦而以知己許僕
寫文成藏破簏中亦復如何與人事談爲門人子姪
僕都非流俗可擬而不像之足下不鄙吐其
元正辱名劇飲比不相見久已決旬感足下繾綣
與朱約菴書

世之不能一錢心相交以
自神乎門生之貴能交可與日
弘璜多請教於請教於通
宣璜者水者公以璜至數遊面
與足以璜交璜以交璜璜以璜璜璜

心終不敢以衆人之信釋一已之疑翻然檢閱然後知果不若城北徐公之美也架上梨棗悉斧爲薪足下欲更而新之僕喟然嘆曰虞仲翔冀得一人知已可以不恨僕交友多矣解衣推食歲歲援拯得存此身足下爲僕謀身後名倘嗣此得傳集中忠臣貞女孝子順孫并藉足下以傳是僕得一人而皆可以不恨足下豈猶今之人哉僕自束髮以來即知求友久而伏處蓬蒿無縞紵以克贈答無氣勢以相援引無攜孺六博俳優之技以諧於俗而又老且悖嗜飲放

達苟非親暱如足下輩數人罕有過僕門者不意文成聲應氣求過蒙獎借不學自足曹侍郎秋岳爲余言昔歐陽公作畫錦堂記其首二句爲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比達魏公遣使追還易書曰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古人一字斟酌如此況晚近小生乎近時吾鄉縉紳有力者多裒亡友遺文二三受梓死或有知銜恩泉下終不如棲息人間披書歡笑之爲樂也高誼千雲聊申謝悃

同學諸子論定

錢唐林　璐鹿菴著

書

與孫宇驚論史書

契濶積月。彌日不思。比聞足下下帷外家。讀禮之暇。日課史一卷。如督逋負。雄心壯志。少年未有。近辱傳示范明徵上徐總憲書。足下喜其議論橫溢。故明三百年盛衰得失。別具心眼。一洗拘儒酸腐。知言哉。然

僕得此書已久。蘭江祝子堅年踰八十。好學不倦。凡僕未聞見者。輒能郵寄。而范氏一書。頗爲老人欣賞。僕再三讀之。惜其猶有未盡善者。吾儕讀書稽古。雖不欲立異然。遡時論世。亦不必苟同。大約宋儒拘窒固多。綱目大書漢中王。卽皇帝位。直筆秋霜。駁正涑水。不爲無識。范云宋儒毛舉細事。輕詆唐文。開橫議之漸。愚謂隋煬之惡。浮於桀紂。義旗一建。指斥獨夫。原不爲過。乘可爲湯武之時。而不能行湯武之正。立君受禪。多此其文。反類篡奪。其佐高祖也。脅宮人假隋詔。使厥突。不能正於取天下之前。羽翼已成。禁門喋血。蕭后弟婦。竝納后宮。不能正於定天下之後。關係倫常。安得云細事。而徒取其豐功文治。更崇之爲堯舜哉。范云一朝有一朝之堯舜。夫湯武而後。久無湯武。何況堯舜。此在本朝臣子。自尊其君。則可而不必諛之於隔代者也。明之太祖。可學湯武。然始也寬大。不殺以取天下。既也嚴刑峻罰。以治天下。先後兩截。青田殊有後言。且夫成祖之自立也。建文諸臣攀檻而呼曰。殿下萬世後。逃不得一箇字史官予奪正

在易姓東湖樵夫曰皇帝安在只此四字便足爲諸臣斷案惟是成祖以地獄變相之刑縱瓜藤蔓抄之慘在彼祇知死孝死忠而後人竟忘其誤君誤國晉顯宗乘輿返正庾亮尚欲闔門投竄山海得范君琅琅駁正地下忠魂亦須平心頫首易儲一議范君獨恕于謙然責備賢者何妨以此受過而未嘗掩其大功或嚴或恕俱屬無碍獨是野史編年有似是而非者武氏革命綱目屢書曰帝在房州不予武氏之篡也景帝之立受命太后不權靖康之禍二祖二宗對越無慙每見景泰紀年下書曰上皇在南宮得非以不避位耶或者因痼南城易太子而然耶抑亦以英宗復辟在後耶上皇得還有功無罪從古未有天子退爲臣者上皇當避景帝景帝不必避上皇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若更能予婬便是堯舜而景帝不能正位易儲難同參看書法是非然乎否乎至於典獻大禮沿及於今盡直張桂范君云繼統即繼嗣爲獻王後者即爲獻王子安得云獻王有子而無子爲人之後即爲人之子所以重大宗也安得云皇上有父而

無父如必欲本生子爲子則一子可以不入繼矣既
拘倫序難及疏遠安得別尋一繼嗣不繼統者爲孝
皇後新都之議禮順情安萬世莫改僕謂張桂之間
由與國太妃始子爲天子寧能不顧私情新都無識
本生帝后首當自請自子無臣母之一激而張桂富
貴立致雲霄誰之帝位竟禰其私四十四年政刑舛
錯邊備窳弛日向方士求仙丹爲權奸分過江陵起
而光前裕後萬曆初政始可謂之中興而顧令世宗
當之何哉新鄭江陵不減瑜亮兩賢相阨正不須曲

諱觀天下之安危即証宰相之賢否僕所論列悉與
范君相符茲不復贅獨是熊廷弼之授鉞簡自神考
此時宰相不爲無識夫廷弼之剛愎舉朝皆知之粗
有奏效臺省嘵括不已朱童蒙勘明功罪再起田間
既已用之而復困之百端掣肘何耶既云經撫不和
自當撤撫從經每讀江秉謙謝文錦二疏正大明白
若爲經撫預作爰書其未敗也江之言曰經略節制
三方則三方戰守一一當聽其指揮乃化貞欲進則
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弼隨之而退化

貞倏進倏退則又使廷弼茫然不知何以進而何以退經從撫制是經略爲具官稟承則無權坐罪則有主其既敗也謝之言曰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慷慨熒惑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爲主言聽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二臣之罪實本兵張鶴鳴有以致之合觀二疏功罪自判乃法司讞語字字抑揚爲化貞脫卸清執如王紀鄒元標於會審時拱手向化貞曰王巡撫還有在朝班之日此語不知何見嗚呼宵小忌才廷弼之剛愎實廷臣激成之熱血丈夫不死於敵而死於化貞不死於逆奄而死於朋黨之借題受戮何其不幸至此三案水火鬨鬧十年無關國計文文肅公云挺擊不可謂誣無奈斷自宸衷重以東宮數語百喙無益僕嘗閱魏逆要典前列留中疏數十通當挺擊初起諸臣尚未水火此何等事章疏一槩留中即閣臣方從哲吳道南三上書而始報聞想神考亦疑懼交參指定瘋顛便可結案却喜要典留此破綻詞臣孫承宗密

語閣臣道南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皇宮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惟皇上能了此當時蚤被高陽識破而鄭妃亦膽落矣紅丸移宮未免多事然而有過慮之君子即有借助之小人可以立名可以要結試列當時章奏驟難辨別嗚呼應山二十四罪之疏與容城先後如二華對峙一死丁英主一死于逆奄留此二疏于史冊中尚存千古正氣獨是庸險閣臣釀毒貽患直與思陵相終始君子小人互消長於強寇之間上善察諸臣善蔽泥國君死社稷之一言而十七載焦勞欲如幸蜀幸陝而不可得　章皇帝諭羣臣曰帝非亡國之君得此一言思陵亦可瞑目矣思陵一朝事實繁多不能具悉島帥始末疑信未定另有論列以報足下倘有指摘不妨見示

[illegible]

與毛會侯書

鶴舫先生足下僕昔客三衢幕府開化王君文龍以松皐集示僕披覽之餘輒復太息方今古學凌替嚴江乃有此人企慕五載始晤足下於會城再展大集如逢故友蒙足下不鄙獎借拙作悚仄殊甚僕年五十始學操觚見王豫章于一侯歸德朝宗文而好之每篇稱善于今八年馬齒加長復取二君文閱之頓生擬議覺于一可傳者十之三朝宗可刪者十之二昔昌黎不貳過論始而見黜終而見收然或者試院

衡文即陸宣公亦曰眯五色而僕以衰老先後眼光迥別如此反覆翫味即起二君于九京恐亦生悔夫然後知文之歷久而不可易則眞無有易焉者矣比讀大作乃無間然然未嘗不以衡人者返已向所撰著對大集益生愧悔此即所謂羞惡之心也吾友沈君嶽菴愛足下文比之雲林子久圖畫澹折清蒼澄泓停蓄峯嵐林木別有天地非人間僕語沈君如君言鶴舫以韻勝而不知正以度勝也嗚呼人能以度勝豈獨文章爲然乎哉八家文字惟廬陵絕去叫囂寂爲有度晚參大政投老潁上安穩自如勝冒山諸公多矣足下筮仕即涉蠻烟瘴雨之鄉小有坎軻文章日進遍讀諸作宛似廬陵僕非獻諛者即以足下之文爲唐舉之術其亦可矣雨雪霏霏如隔千里草此謝教仰承德音不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謝過書

頃有故友箴僕飲酒過差戒客無與僕飲夫已不與飲而又戒人與飲其意良厚僕閉閤思過屈指蹇羅患難於今八年矣中心哽咽時一中酒便有懷欲吐妄信世皆知已此僕之失也家無擔石又不能飾乞憐之面吐孔甘之舌折項低眉從人乞殘杯冷炙老悖剛褊惡佞人畏苛禮狂奴故態豈敢謂無僕過後思悔充其意便欲作周興來俊臣爰書寃矣近一二酒徒載酒飲僕輿換僕文信如前言當裹足却走然

而恒沾餘瀝者大約憐吾窮耳良醞可戀安忍投筆避乎以此非轟飲則操觚以文字爲痛哭即以杯酒爲涕淚招尤積愆了不自知已而果然有愛僕者曰君爲文宜甄擇嗟乎僕一老布衣井底蛙耳無官閥虛名如李膺郭泰高自標持爲人詬厲必甚且人亦何嘗之有曲者可直愚者可智賢者可不肖忠信者可浮夸人苟好名必多內省昔人惜戴淵之作劫許周處之自新良有以也平情而論雖有賢者難忘畛域假令之世父爲牛醫必棄其子身爲導騎必辱其友矣欲如古人之賢賢胡可得哉酒我所欲也文亦我所欲也與其戒酒毋寧戒文或傭書或賃舂或織屨屠釣吹簫織薄得錢沽酒如劉伯倫之死便埋我足矣幸謝故人無多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再與毛稚黃書

吳越者名士之市朝也立名頗易乃輒自滿假不復求益於人人亦無敢益之久而自失茫然如在雲霧僕交友多矣老而求益更能益人者無若足下昔陳大樽先生模楷人倫一時老生宿儒雖欲攀鱗附翼然不遽得一當先生而先生一見足下詩輒相賞嘆而要之見降尊欵洽忘乎其貴足下感知遇卒能自樹立勒成一家言以垂不朽則當日之見信於先生蚤有自信於已者在也今高蹈螺峰門弟子日益進

其從容著述直欲發聖賢之精奧孜孜求益如少年時即以僕之闇劣每文成相摧泉石間意所不可不憚反覆論辯曰某不敢以文字謟君嗟乎君之益我者深矣猶憶歲癸未大樽先生攝杭李官僕親承剪拂補郡諸生雖才不逮足下亦私喜出大賢門下爲幸忽忽三十餘年年至五十家徒壁立死喪相繼氣奪於坎坷心亂於衣食不即塡溝壑而妄以文章乞食餬口爲世所憎鄙者不知何限以視足下學成名立足以自信而取信於天下後世者當何如也僕且裹涕而投筆矣感足下能益我傾瀉鄙懷不惜縷縷足下更有以教督僕否耶

[illegible]

與門人霍子厚書

元正積雪杜門無事披覽時賢文集頗多傑作僕見少年解摻觚即輕加訾議嫚侮前輩足下留意古文辭微論古今採其當意者私自則傚可也曹子桓當漢末即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自魏及今又幾千禩然相輕者人爭賤之相獎相成者人爭羨之慕之寧都魏冰叔禧從吳門見僕文寓書嘉嘆僕嘗論作文貴自得耳有得於已必見信於人舍已力學而日修紵衣縞帶之好盤餐加璧之殷漢季八廚非嘉名也

前代無論已。即如有明自成弘以降。正嘉慶曆。沿及啟禎。決流揚波。是非靡已。一人崛起。無所激排。便無所聳聽。無所依附。便無所成名。其譽也。必有一人主之。衆人循聲和之。其毀也。必有一人主之。衆人循聲吠之。而此一人者。初無所自得於已。而臧否人物。彼爲之毀譽者。故自若也。僕嘗嘆好事之徒。門戶鉤黨生同時。仕同朝。名位相壓。出處相逼。盛衰相形。於是假文字爲刺譏。短長倒置。嫩弋橫加。乃有其人往矣。無祖禰父兄之怨。離經畔道之書。抉微搜隱。欲起死人而鏃白骨。長薄教澆。謂死者其無知乎。」山陰徐沁爲僕言。宣州施太史閏章督山左學政。新滄溟白雪樓。裔孫存者。予青矜奉祠。且求墓道祭焉。夜夢五丈夫。黃沙蒙面來謝。墓凡五。其一爲子駒。其三爲滄溟祖先。肸蠁若此。以視橫肆詆毀者。爲何如也。況乎砥礪廉隅。行不逮文。一朝蹉跌。更爲九原所姍笑者。豈少哉。夫文字工拙。瑕不掩瑜。先不蔽後。爲古爲今。惟我折衷。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僅云善者從。不善者改而已。又曰。誰毀誰譽。僕以此自勉。并勉足下。其

毋以僕爲鄉愿語也

與甥盧曾盧輅論文書

僕少不讀書衰年遲暮妄有所作比辱手札懃懇備至欲僕示作詩古文法嗚呼詩有別腸由於天授至文一而已人分今古僕自束髮習時文自秦漢至八家不能舉其姓氏幸而坎軻至今始謝子衿求讀未見書倘不幸少年躐取高第或忝知貢舉使名流宿學低頭拜座主於階下登不大愧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時貴遊子弟莫不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然明經求第則僱人答策三公九讌則

假手賦詩僕嘗以此疑任何沈謝能免此否昔嘗代人起草中間用自敵以下四字瞠目驚問此是何等語僕笑曰敵者均禮猶言敵體以下更問出處僕曰韓文然意終未釋僕謂理齋集要侗初正宗童年想應熟此而猶昧於讀安望其他雖然僕爲此言將使汝曹去彼從此乎非然也震川鹿門與近今正希陶菴之制藝皆古文也別爲時文不可且也每三歲時文盈肆汝曹擷其菁華襲其格調便云揣摩而胸中可恃者安在夫揣摩二字始於蘇秦當秦初說秦王時其言浮其詞套既而摭述三王五帝其詞迂終之以用武陳陳相因遠交近攻秦之秘策舍此不談書徒十上然後歸而簡練揣摩夫辯士禦人於口給非若儒生入棘闈坐寒廡冷地作連篇累牘也然而不揣摩則君相之情意不合不簡練則立談之俄頃難周張儀蘇秦同師鬼谷而取精扼要在已而不在人雖明師無益也而況與時文浮沉上下可稱簡練揣摩乎老悖無稽之談聊博兩甥一笑

與唐翼修書

江水間隔辱賜書至再而未獲裁答承示大集展讀問如與足下晤對貴鄉子堅老人獎詡拙刻不無太過足下和之疑僕必有帳中秘本不肯示人屢屢致詢僕讀古人文字輒觀大略不甚求解然而古人下筆各有性情不可强也眉山父子老泉雄東坡敏潁濱秀各擅其長以老泉較昌黎疑若相似矣然昌黎戇而直老泉悍而鷙不能同可同者潁濱不亞廬陵而婉折弗如介甫殊勝南豐而執拗畢露夫韓柳已

不相蒙而世人牽連比擬或曰韓歐或曰歐曾或曰歐蘇古人各有性情供後世風尚取舍亦大可憎且夫子厚東坡同一遷謫也讀柳州之文凄然以悲誦海外之文怡然以悅非惟性情而人品學術又於此分焉僕曲謹腐儒單詞隻字井底蛙耳何足辱明問比讀尊集愷悌和易將僕置醇酒中身心俱醉僕備嘗艱苦露宿柴車每下筆多激楚世俗爲僕好罵豈其然哉境與遇移俯仰興懷感慨係之欲如足下之文不能强同足下得無亦以此憎僕乎哉雖然人亦何必求同也君家烈祖文襄公嘗讀其詩清新栗冽籌邊許國隱然見於楮墨間嶽嶽有丰骨令子小漁大魁宮相未嘗不遭逢聖世然委蛇進退蚤歲掛冠迄今讀其詩宛似韋陶淡於榮祿則是一父子間有不能强同者足下淵源家學述作有自僕老矣狂言藝語聊以自娛實無師承可告良友縷縷數行仰副清問

與門人周襄鳴書

僕子居陋巷無奇可問頻勞載酒懃懃懇懇竟日無倦容弟子行恭謹如足下者絕少僕昔嘗有言世固不乏好文者欲其纏綿篤摯如寒之思衣饑之思食如夫之愛婦如嬰兒之戀慈母度必不能而不謂足下似之古人文成半出少年僕年過始衰思欲交少年奇崛之友藉其英思壯采以佐吾所不逮如足下者亦其人也乃不意足下更師僕僕成童時亦嘗學爲文矣尋流失源涉筆便期期艾艾稍長效顰摹倣

然後知文非苟然易也今且老患難愁苦五六年間如楹猿如籠鳥如寡婦夜哭如李廣失道如傀俄初醒如大聲疾呼都逢瘖啞意有所感發抒紙上誠不自知其爲文也足下溺而愛之曰是宜師師僕文耶抑別有所可師耶昔者昌黎有言巫醫樂師百工皆不廢師而謂士君子無師可乎顧世之偷也甚矣弟子稍解文藝求爲師者戶外履滿以故僕耻爲人師前數年不幸爲人師急謝去從酒人遊以蕩滌之間作爲文不堪授受嗚呼古今能文豈有師傳耶雖然古人往矣其精神嘗溢於楮墨間任人挹取今也風俗日漓交際日僞宮室車馬衣服日厭故而喜新文章必曰師古世有盲無知識一操觚譽以八家則喜進而兩漢先秦則又喜嗷虛名而無實學跡其生平半似葉公好龍朝而搆思暮期遍寫叩其自得於已者絕無有僕嘗求之古人盧陵師昌黎者也老泉師國策孟子者也大蘇師史遷敬輿兼師莊列者也神明變化後人復師盧陵眉山但知古人所自得者以爲倣法乎師而不知實開闢乎心以成一家言而非

雷同勦襲者所可同日語也足下匠心于已而更師古聖賢人其亦可矣

告子書

九月十日汝命臘梨傳來信欲偕新婦歸吾方飲客所持螯劈脯聞之食不下嚥家無擔石汝弟暫依渭陽感其繾綣舒吾憂戚然相隨止半月耰鋤德色農家殊甚意豈須臾忘汝耶六月八日吾自拏舟來與汝母憂汝首當作棺或云黃姥有木汝母理髮櫛沐飲酒半盞云新婦迎我共看汝疾吾啖飯汝母即不食云病起寒易侵耳溽暑炎蒸烏有是語明日汝母即長臥不起爾時汝亦不料母之將死也汝母苦心

熱叫呼床簀間汝弟汝妹皆病痞一弟在家痞不止幾死半夜叩門婦翁馳至云汝婦疾作必死吾乘月往來田畔心摧肝裂夜呼黃郎起曰若事急須汝母木矣他人有棺勞吾朶頤若此孰意汝母竟終殉於此耶嗚呼痛哉去年汝祖母歿汝病未能成服母歿汝不能飯含卒哭蹕步萬里汝實負疚汝實無咎痼汝奇疾不棺而朽今者汝幸緩須臾死眞孝子矣憂汝者長寢已矣吾自六月歸汝弟垂死長號槐蓆間劬妹無知或悲或喜吾時在雲霧中以淚洗面而已

陟季秋無衣兼無食意豈須臾忘汝耶無錢搆屋一弟臥鄰家廡下吾與汝弟妹四人如逆旅客若戒旦待行者汝歸吾將露宿乎然又不得不歸吾日夜仰天悲哀而繼之以泣也孤魂旅櫬生生死死同爲飄泊時因便信先以告汝

與周朋九書

僕年少時讀劉孝標五交三釁之論遂謂交之宜絕也久矣垂老思之迨不謂然蓋天下無友則無樂焉明明兄弟夫婦亦取友之名以歡悅之曰友于兄弟曰琴瑟友之是也而謂無友可乎僕昔猝遭患難宗族婚姻漠不相恤讀葛藟采葛諸詩慨然太息不意吾身親見之幸藉良友援拯泥淖中嗣此班荆邂逅每遇素心人意氣道上或一言一事之褒嘉驚喜欲泣即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僕與足下定交時何

時哉相對論文稜稜露爽今者足下仕雖不達出宰百里首抗大藩稱强項吏而歸獨僕衰老無成猶厚顏理敝帚豈不愧哉夫古之名公卿如韓退之之代張藉蘇和仲之代張方平滕達道書牘奏狀往往而有僕則異是足下謬許僕文必傳名必立又懼僕老而智昏怠惰滿假不復求益更出藏書資僕搜討顧何以得此於足下也憶去歲與稽山徐沁客柯城涼秋九月月明鶴唳呼徐君共步庭中徐君方秉燭讀胡忠簡公上高宗封事僕嫚罵徐君卿老悖讀童子時書耶徐君啓戶言曰此非忠簡筆乃友人范璿代草也僕挑燈朗誦既而掩卷歎曰忠簡誤矣有友如此不如無有斥王倫孫近不死斥高宗必死斥高宗可不死斥主和議之檜必死且也辱天子詈强鄰坐以謗訕必死啓釁必死何異授刃於檜而引頸待之耶吾不知范君起草時爲忠簡顧利害否忠簡閤門進奏時亦顧死生否幸也竄謫遐荒與賀者同薄罰而珥筆者全身以免迄於今始傳其姓氏焉甚矣古之良友能以文章成人之美未有若范君者也僕曲

學腐儒代人獻諛諛不工必請益何足言文當足下之欣賞乎使知爲友者過則相規善則相成如足下之愛我勗我甚善

與王丹麓書

丹麓足下僕從草薦生處窺足下撰著僕嬾散成癖又不獲奉教左右僕老矣伏處落魄醉輒呼天旣而自維忽憤且笑曰天之困僕甚矣天靳我以安樂靳我以仕宦靳我以衣食而不靳我以文章又私喜天必不靳我以良友僕過市門見吹笙鼓瑟鬬雞走狗摴蒱蹋踘之徒未嘗不求友聲應氣求轉相昵合閭爲父兄妻子所詬詈徉謝客且去猝遇諸塗心目爲之移何則其嗜好同故其要結亦同雖父兄妻子不

能使之離而弗合也僕竊謂文章之友亦然傳曰君子以文會友又曰文者載道之器也僕萬念灰冷惟文字未忘說者謂近今操觚家有一二文采足以表見輒妄自尊大充其意作史者有遷必無固作賦者有賈必無馬作詩者有二陸必無三謝有杜必無李有沈宋必無高岑王孟作文者有韓必無柳有歐蘇必無曾王其意念反出市門下嗚呼文人相輕自古爲然雖然未可以爲信也僕于毛君稚黃交二十年落落穆穆然見僕文輒阿其所好孫君宇台又從而和之豈僕文眞佳耶邇者稚黃又私僕于足下足下數顧陋巷逐臭嗜痂而僕私喜又得良友僕近讀諸集數十種喜荷交并先此報謝不宣

[illegible]

與友人問病書

臘盡聞足下忽覩疾歲朝相見面如死灰足下少年下血不止此本原之疾也又數日聞疾日增醫人滿戶內一醫且颺言曰唐君旦夕就木矣或曰飲酒過差或曰君多內媵世之鰥居食乾飯者又未嘗不病君不幸有疾人言交訴若是夫醫多則意見錯出君之身父母之身也奈何以父母之身委之庸醫而聽其寒煖强弱以求速愈乎某嘗謂人不歷憂患則一生飽食煖衣便覺無味人不遭疾病則一身飲食居

處必多放縱病臥枕上當思病何由而生則知病何由而愈病雖危事而從此可却病病未必不有益于人也項聞足下庋閣觀史以消長晝病中讀書恐勞神思足下喜觀史某竊謂千百年國家治亂亦猶人身受病處足下試一詳察三代無論已漢受病在母后故諸呂作亂朱虛侯同姓起而醫之厥後吳楚反醫者不察并欲削未反者延至成元哀平王政君爲外戚宗主而西漢之病遂不可醫東漢知前代之受病數傳而後和僖貪立幼主桓靈不君黨錮之禍其剝元氣也比武帝黷武爲甚始病于外戚再病于宦官再病于名外兵而漢死唐之病始惟其聚麀耳後且釀成革命明皇親醫此病而聚麀再興然府兵一去藩鎮之强不待女寵而知之也肅代不能醫德宗不信醫憲宗能醫而不終醫然後宦侍藩鎮交訌而國死于盜賊之手亦可悲已夫漢之元氣强唐不及漢比宋爲强至宋起節鎮無武功以加海內寬然仁厚與民休息始也元昊繼也契丹病在肌膚間耳安石欲以理財用兵醫之黨錮再起以爲治病日以益

病至南宋如病痿元氣益弱矣北轅之禍以必不可醫之病而適遇可醫之時張韓劉岳武功可用一秦檜遏之僅存奄奄一息而已身之受病何以異是魏冰叔云青城之難作于嶽欽而伏于熙寧之多事煤山之變不在甲申而在萬曆之養癰病未深而胍先敗僕嘗嘆息以爲名言儒者倘出而醫國必洞鑒古今之得失然後緩急輕重可以和劑治療敬因足下治病而及之璐白

復毛會侯書

面聆教益屬僕爲新稿序夫文之有序如屋成覆瓦衣竟著冠所以弁諸簡首令閱者知其某宜爲序不佞恐非其人也萬曆初新都潘景升請詩序於王弇州徐曰恐累子景升請故笑曰吾鄉有友歐楨伯一大僚欲用之兩制索其所搆得浮淮集而袖之三日不復報已而謂所親曰不必讀其詩即其序一怪妄人耳蓋指弇州也望重貴顯如弇州猶爲不悅者所訾僕以窮老布衣桑梓一二良友外未有不嗤僕爲

怪妄者乃辱嗜痂於五百里而遥如毛鶴舫先生劉尹知我哉鄙文寧規毋謂報君前日慰僕一字曰苦夫苦隨人而有昔韓歐二蘇苦於讒君名位少遜而讒者忌君登翰苑釋君之苦得翺遊山水間僕之苦則一衣食累耳賣文餬口猶目爲怪妄悠悠之口我則聽之隱居放言不能要譽於流俗君所稔知也君昔序僕文多失實語將無循循善誘耶猶憶歲甲寅館於東鄰主人翁引觀劇笑指椒山先生曰頗似君然戇則難容宜佩韋夫以椒山比僕謂也復以佩韋爲規此公亦可謂善於贈言矣至今十有五年處拂逆境思椒山一語不敢喪其所守故日在苦境中無能趨避也燈謎詩已作小引并拙序呈上爲瓦爲冠悉惟尊裁

[illegible]

歲寒堂存稿

同學諸子論定

錢唐林　璐鹿菴著

傳

孫黃門傳

公名枝字子榮號思泉晚更號曰思全仁和修文里人也父揚母曰姚媼初誕公時父夢里中兒呼迎喜神年十三應童子相國華亭公視學政得公卷擊節嘆賞語郡守曰此兒不憂不上人姑抑之以勉童子

至十六始補郡諸生年十八父客死魯橋聞奔喪歸痛哭幾隕歲歲傳經餬口數徙居無寧處時海氛未靖父棺暴郭外公躬自運土坼血成墳歸報母曰寇來無患矣乙卯領鄉薦己未成進士肅皇帝方坐齋宮大臣日以青辭供奉嵩父子益用事公對策有執天之權毋使下移等語畏嵩者格不前循資授太常博士俄改給事中封駁戶科公上言十事蘇民困華亭新柄政天下想望風采丁內艱三年還朝道出淮河民飢公上言災荒狀詔巡光祿公上言蠹有五弊由中貴人毋妄貸莊皇帝改元華亭新鄭交相搆公上言相國拱剛愎猜忌歛怨修隙南北交章指斥猶曰我能手刃若輩豈輔臣語耶華亭以爲附己也及議譴張齊公曰二君黨新鄭奈何媚相君復借他事戍言官乎卒不肯苟同華亭命大賚團營物故者弗予公上言存歿俱宜贈卹詔如公言軍中皆呼萬歲故諫臣寃俱得白詔逮殺沈公鍊者公上言順楷爲嵩鷹犬藩臬用中天俸又爲順楷鷹犬置鍊死宜殺無赦輿論快之自刑科晉掌工科凡四年敢諫無

虛日新鄭復起出公參晉藩備邊徵兵縛渠魁伐其謀鄉人禮佛者誣以白蓮黨公立散遣去楊中丞綵新鄭客也坐公不朝大不敬罷公歸未幾新鄭罷江陵輔幼主公絕口不談朝政家居二十有三年冢宰張恭懿公忤江陵歸延公入怡老會中丞直指薦剡不起公曾王母楊以節祖宗黼以孝公兩兼之虞司勳淳熙表公墓曰節孝先生可謂知公矣

林璐曰某聞長老言公客慧安東舍舍人夢黑龍起舍東龍德故吉乃陰陽家謂履喜神武尤吉姚媼坐蓐時夢先之矣以故公所至人輒喜楊襄毅公博人倫鑒也公守冀方乘障禦敵敵引去楊大喜比公爲年恭定葉文莊云

刑部郎郐弘齋公傳

郐先生經邦字仲德號曰弘齋先世自洛徙蜀三遷至姚江又自姚江徙錢唐至公父大峯公稱五世相國梁文康公序其族譜蓋康節十八世孫也正德丙子領鄉薦庚辰成進士永嘉張相國璁與公同籍相得歡甚值武皇巡幸猶需次待廷對明年辛巳肅皇自興邸入補策士公與相國又需次爲郎時大禮議起相國欲干進甫觀政郎上奏嘗肅皇公假歸命攝行人存問謝文正公姚江爲公桑梓文正公搆杏莊

比綠野公歸告大峯公曰謝公眞宰相也望其丰度廟堂無此人嘉靖元年壬午添註工部主事管六科廊上大婚封后父陳爲泰和伯賜第西華門舊爲武皇宸遊地公白尚書白虎方隅不宜動且邀少府水衡金錢六十萬將安出尚書命公偕同官葉寬翟璘往面議后父激上怒下二人廷尉公自劾上言臣實與議臣宜同罪詔罰俸錢一月公弟經濟計偕京師欲侍兄卒業太學會祭酒嚴嵩私甬東趙文華試每第一及謁見足恭勞甚而兄適榷荆州稅遂辭去乙酉還朝考績丙戌陞副郎公弟亦成進士舉朝側目張桂公遠嫌自立適丁內艱奔喪歸公聞道最蚤制藝爲人矜式高相國儀茅學士瓚於公稱後進屢以文上謁公輒推茅學士服除與太宰楊公博同爲比部郎公去京師三載永嘉驟躋政府首傾楊文襄而佯爲申救更假玉石以擠費文憲其後同室操戈張孚敬桂萼霍韜方獻夫各欲爭長上亦厭之降敕奉天門罷張桂輿情色喜公曰未也行復名矣上果悔手敕追還永嘉而言者重得罪八年十月朔日有食

之公悲憤歎曰曩者武皇北巡某無官守上封事幾萬言不報方今熒惑失次明星晝見乃泣血上奏大略謂禮開萬世陛下神聖私議禮諸臣即私其所議之禮也禮可守亦可變可成亦可毀漢制日食策免三公上天示儆臣甘效茅焦伏質以報陛下奏入上震怒始公再至京謁相國相國降階迎寒暄欵洽至是亦怒誣以謗訕廷杖六十械繫御史府獄禍且不測其弟經濟欲上書代兄一夕公夢大日照聰楹沸聲呼失火而醒天曙獄吏報曰乾清宮七所災特旨

謫戍鎮海衛厥後洛黃門昂繼劾永嘉上以爲出公意屢經放赦獨公與楊愼等八人俱不宥公在戍所四十年閉戶著弘道弘簡史學會同三錄凡十餘萬言臥病夢大星如日墜而卒學者私謚爲弘毅先生穆皇立子康生伏闕訟父寃太宰楊公喜曰爾父昔與某同爲郎諫草尚能記憶高相國在宗伯阻之康生怏怏歸萬曆改元同鄉張恭懿公瀚爲太宰白其狀詔復故官又二十年始崇祀于鄉鎮海衛築寓賢祠祀豐學士熙陳主政九川及公三人云陳公即永

嘉假貢玉以中鉛山者公與譯使虎仙下詔獄幾斃後戍卒

林璐曰世廟號稱英主始終拒諫說者謂永嘉實啟之延及分宜禍益烈永嘉固非分宜比然怙寵固位亦不免焉李福達之獄流毒縉紳帝私其臣臣私其黨寃哉讀公疏忠言千載矣

河間太守顏公傳

顏公諱胥紹字永胥別號賡明復聖顏子六十五代孫也世居曲阜曾祖重經祖從麟父弘化以齒德爲林廟舉事佐宗子治祭祀及族黨家政公爲季子少孤讀書攻苦舉崇禎辛未進士出知鳳陽縣鳳陽爲故明豐沛凋敝特甚公懷柔撫恤一年增戶萬餘尋調江都會流寇橫行江淮窺揚州公與道臣鄭公二陽府臣韓公文鏡練兵濬隍爲戰守計賊知有備不敢逼上降勅褒美曰廣陵南北咽喉江海魚鹽爲軍

國藏府資爾綢繆幸以安輯爾祖爲邦之學用紹前
徽朕于爾有厚望欽哉」已而內召將入都適上遣中
使楊顯名監鹺政令監司以下行屬禮諸長吏聚議
未決公厲聲曰何議爲寧失官毋失身議則終當屈
膝耳即治裝北行及入都累試當改官翰林時淮安
陳啟新以武舉給事吏垣慕公名欲與結納上方諭
百官戴暖耳百官皆以貂啟新獨布絮上問之曰臣
不通請謁故貧耳公聞之曰小人以細事沽名欺君
罔上爲甚不報謁啟新怒遂劾選擢諸臣多大吏私

人率罷歸公亦左遷廣平府經歷是時　王師入關
所向摧破畿輔間日相驚擾吏部請補邯鄲令上曰
邯鄲畿南重地非習兵事者不可因問前守江都者
安在遂以公應詔時公已棄官歸里即日促裝就道
預期邑人士集城上即譙門中蒞任曰吾晝夜兼程
期與趙人同死今兵未薄城假以三日訓練城尚可
保衆皆流涕許諾即夜部署守禦又募勇士數十人
擇邑人張執瑭領之執瑭故列校也次日開公帑賞
賚守者難之公曰此城失守帑藏皆予敵矣竟出金

易萬緡。一夕而盡。夜有兩生以索繫城堞。公集衆數之曰。汝爲諸生。當識大義。乃欲倡逃耶。諸生多爲丐免。公曰。吾方治軍。當行軍法。即拔所佩刀斬二人頭以狥。衆皆悚懼用命。越三日。兵薄城下。驚曰。向過此城數里。已聞人譁。今但聞雞犬聲。城中其有異人乎。留攻三日。執瑭乘間數出。頗有殺傷。遂解圍去。時臨洺關沙河縣城俱破。羣盜乘機竊發。焚掠村聚。執瑭往擒數人。比至縣。則瞋目箕踞曰。吾高總監部兵也。鞭之盈百。遂列其罪狀。聞于幕府。會督師中使高起潛。部將侯拱極敗績。起潛劾公阻撓援師。以致轉戰墮敵。上震怒。詔逮公。邯鄲民聞之。空城出走。將詣闕極陳督師欺蔽狀。公力沮之。乃赴中丞直指訟寃。始從薄譴。鐫職三級。執瑭被笞辱。幾死。公憤求歸。會眞定西山多盜。公被詔以郡丞往捕之。與賊對壘。擐甲將戰。賊曰。聞顏邯鄲。且至今安在。公自指曰。邯鄲至矣。賊投戈下馬曰。我曹恨不生爲邯鄲民。公至必能活我。降者以千數。數日悉平。當是時。公名震畿輔間。河間保定天津諸撫軍。爭欲得之。時公家子伯璟家

居夜夢一人僵臥肢體糜爛不可識一人指曰此太守也及覺聞公除知河間府涕泣不食急寓書極諫不可往及書達公已在河間正色曰兒輩欲吾爲自全計此方百姓將安逃乎歲壬午閏十一月王師再入關抵城下公守具精嚴人皆恃以無恐遠近多歸之追攻城亟公縱火焚其梯風反吹火延燒城堞數十丈城上人皆死公知不可支趨歸署中令諸僕拒門守悉集家人一室中積薪縱火火烈公衣冠北向再拜遂自躍入僕呂有年者冒烈焰掖公季子出上聞之嘉悼不已勑所司覈狀優卹會鼎革遂寢公配孟孺人方公舉鄉薦孺人喜甚典簪珥佐觴客及聞禮闈捷臥不起姻黨相賀答曰國家方多難而遽以身許人吾滋懼焉何以賀爲孺人亞聖孟子裔孫也

林璐曰常山平原於今爲烈蓋得公而三焉公令邯鄲時幕客嚴栢齡善察休咎雖危困意氣自如及之河間密言此城不可居公佯不省而陰使人護之出栢齡揮涕去嗚呼公明大義與城存亡壯哉與日月

爭光矣。畿南人爲予言。公昔捕羣盜。盜悉降。獨怪臨洺兩虎。噬人無算。公至咸就縛。共視昌黎驅鱷何如哉。余故表而出之。以備信史。

徐高士傳

君姓徐氏名孝直。字孝先。明季癸未諸生。也美容止。嘗著絳羅襦。外裹白縠。中單翩翩自喜。然負氣使酒。好面折人過。戊戌甲戌進士。知武陵縣事。蚤卒。事後母孝。後母弟敬直。病痢數月不解帶。親爲拭穢。乙酉年二十。棄諸生。徐故仁和貴族。甲第蟬連。人稱落瓜徐氏。有田有廬。有圖書金石彝器。遭亂盡散失。遺田數畝。久之妻死。子相繼死。故人憂之。爲君謀嗣續。瞪目仰視曰。若何人。其後嗣安在。孤居岑寂。忽自落

瓜走河渚依友人廡下告曰生寄死歸今未歸聊相寄耳河渚溪流千曲梅花數里與客贈答飲大醉取詩箋寸寸碎之投水曰世安有能讀徐生詩者初冬蘆荻作花滿溪飛雪自刺小艇出遊迷失道日晏不歸友人疑爲墮水每歲暮春聞杜鵑啼輒洒酒泣下友人紿之觀伎樂而忘返歸而嘆曰不意今夕得覩伶人河渚漁樵望見君皆笑爲狂生君曰某非狂乃狷也易名介更自號曰狷菴詩成得讀之者惟柴紹炳陳廷會汪渢陸繁弨六七人而已渢早死哭之慟曰汪冷死吾無望矣歲終僕夫載租來置門內即去君亦不問若受餉然

林璐曰余識徐君時歲癸未甫二載至今葛巾練衣世稱汪冷徐狂非虛語也昔與陸君繁弨作長夜飲陸君醉而笑君醉而哭哭不止笑者亦不止余謂笑者可哭哭者可笑嗚呼古之善哭者多矣君何足道哉

吳孝廉傳

吳孝廉山濤字岱觀晚更號曰塞翁歙澤富楊村人也唐侍御少微公後隔河有烟村連呼曰烟楊村饒畫意父之龍階光祿丞母由溪程氏光祿避怨暨陽凡再徙隸藉錢唐孝廉工詩善書畫遊學山左嘗登太白酒樓與客嘯味聞畿輔告警南歸領崇禎巳卯鄉薦榜發名噪甚孝廉生於歙歙俗急功利侈素封獨孝廉自曾大父以來多藏書法書名畫金石彝器充牣闤溢家僮分任鎖鑰口不言錢再傳至光祿驚

才天授讀書十行俱下治春秋家言淹貫博綜日引諸名士旗鼓相當轟飲分韻遊京師詩名動公卿方侍御震孺贈句有日明妃一篇通國呼蓋紀實也至是咸賀光祿有令子」庚辰下第歸先達會稽漳浦虞山慈水交相引重而休寧汪公偉尤甚甲申京師陷五月報至哭汪公於休寧卹其家乙酉轉徙兵革間江東梗化夙昔交遊竄伏草野逼歲除獨稽危城父母弟妹遙隔萬山中讀少陵七歌傷其似我悲不自勝丙戌江東平骨月幸無恙嗣北罷春官試歷四舉若甘以肥遯終者奉嚴檄始一行踵罹親喪銜哀況瘁詩多凄惻不似少時服除司鐸清溪旋以上考擢知鞏昌成縣非其好也」清溪諸儒生留連惜別自令君以下各賦詩寫行邊出塞景壯孝廉行且致詞曰成爲唐同谷少陵寓居於茲鳳皇潭上萬丈澄泓龍峽雞峯爲全秦仙境先生此行差不寂寞孝廉笑曰乃公故倦遊行即歸矣」重蠻至成城雉萬个結堡而居者二百餘家地接階州割腴土封殖以膳軍屯沿明舊民不堪命孝廉謁監司於洮岷陳狀謀解組監

司愕然曰君吾故人幸勉留延欵備至歸奏中丞臺曰環成膏腴久給階軍屯種成父老子弟遠隔百里外詣縣供億手足凍皴多後期脫軍興急發分令百身不能充僱役糜令肉不能給全軍供頓成代階勞垂數百年銜寃無極　聖朝更化願以成還成甦民困下道府議不能決孝廉坐空城募民闢灌莽疏瀦下凡百廢漸次修舉政簡徭輕民不作忒暇則泛東西二湖呼生徒陳說經義觴味中流荷花荇藻魚鳥親人宛若江南訪少陵祠遺址鳩工肖像親爲點睛描畫建亭臨水顏曰有客作文祭之詞曰在昔乾元公爲寓客七歌告哀坐不煖席歌聲若存山川如昔我行須臾公尚安宅當愁苦拂鬱中時一往焉奉檄襄闈試王師三萬騎由成入蜀吏民駭散孝廉急馳歸曰無恐傳集鄉三老分糗茭爲八區預白大將軍分旗關支無越伍者大將軍慰勞加禮曰卿江南名士諳兵法能從我西行乎孝廉笑不答臨去贈孝廉一馬復持刺報謝犒從者孝廉歸志益決復奏記監司語多激楚守巡密署考達制府曰某官自矜聲望

不屑簿書躭情詩酒肆志遊觀揮毫作畫遍贈師儒尚友杜陵掀新祠宇循良有愧趙張沉湎適符稽阮云云會大中丞清苑劉公巡郡至怒曰令去留何不先白我已而知出孝廉意嘆息至再呼孝廉曰泰川萬里令廉安能歸乎當爲吾兩兒授經中丞道經成指畫階成分野處徐曰觀此階非利成有但避役耳奏請置階州驛而成得息肩民大悅建吳臺書院紀其事孝廉治裝將入涼州嘆曰吾今夕不即歸猶歸也微少陵不及此乃更刻羊豕名生徒擊鼓迎神再拜酌酒而別

林璐曰孝廉擅三長而畫尤工元四大家外別有幽趣自生神韻孝廉嘗語余吾年十歲從楊村望烟村忽得句曰楊柳烟中樹先光祿謂此子他日必能作畫自出新安江幾許畫圖擴吾心目甲申而後思以畫易粟有懷不遂投老入秦征途四千里樹杪淺深都籠紅霧馬上口占桃源可圖去將安之君毋訣我重吾慙色余爲先生立傳而仍名之曰孝廉蓋亦惜其遇而悲其志云

佷亭大師傳

古高蹈之士所在恆有顧避世絕俗甚至變姓名謝友朋人或踪跡之輒逃去若是雖高蹈不樂也申酉間吾鄉諸儒去而學醫學賈學卜學樵漁任誕者閉門傳粉墨或屠沽握籌予時年少竊笑之爾來三十有五年矣每憶當日學醫學賈學卜學樵漁及傳粉墨屠沽爲樂未聞有爲僧者於今追憶若佷亭倘所謂逃禪是耶非耶林子曰佷亭當爾時賈也踰十年不告於妻子不謀於友朋忽薙髮爲僧嗚呼西陵當

全盛時人文蔚起倪亭與其儕數十輩聲動天下海內之士攀鱗附翼蒿目時艱方以爲一朝崛起戮力中原毋使後人再泣新亭也何啻翻然方外負衲空山耶雖然古之達人如陶潛李白王維韋應物之徒其寄懷高致超然無累似與禪近而不泥於禪倪亭曰否吾向者鬻殺市肆與傭販同操作門人泥予猶儒也過而問易予倚市門口授之今者君乃泥吾爲僧然則前此有逃禪者乎曰有之澹歸金道隱堡夢破江道闇浩是也後此有逃禪者乎曰有之誰菴陸麗京圻是也吾嘗過山巔水湄見有僧擔簦於天霜寒雨中棲棲皇皇輒心疑之身爲僧矣何不自暇逸便如逐臣遷客嫠婦孤兒若欲問天而無從者此何以稱焉之數人者或遲或速或遠或近或歸或不歸或歡愉或況瘁其寄意各不同而逃禪則一也作倪亭大師傳師姓徐氏原名繼恩字世臣

郭宗臣傳

甲寅閩寇變作浙東州郡被掠俘女以萬數西陵首倡捐贖者尚君絅郭君紹尹爲最無何尚君歿遠邇聞之皆爲雪涕吾友吳君農祥爲之立傳乃郭君又相繼歿太史公曰天道無親嘗與善人是耶非耶作郭宗臣傳

君姓郭氏名紹尹字宗臣其先會稽人也父萬龍母張氏君爲人溫恭和易然見義有勇色厲內荏者多愧見君幼時嬉戲羣兒碎土偶人頸輒大啼曰彼亦

象人奈何傷之君孝友性成推恩錫類敬宗睦族恂恂退讓不敢以智能先人然性好施予饑者待食寒者待衣病者待藥棄兒待育遺骼待掩橋梁道路待葺凶年饑歲待賑或曰君無多藏安能給所欲吾恐君之近名也君稽首謝曰無財者盡心有財者盡力不足於財者量力僕亦盡吾心而已歷數十年無倦容雖孺子信爲長者」寅卯間俘掠子女泣聲載路一士子作歌哀之其詩曰大江三折峰峰矗相顧征人裹遺鏃列艦牙旗送婦船半似紅粧半枯髑纍纍于槖復于囊戲下蛾眉逐隊將攜雛還自憐兒女得壻先逢老鴟鶴遼西少婦休相妒生離死別如朝露浪拍沙廻烏不飛淚流湖湧西陵渡敢道羅敷自有夫籃輿馬上任人扶含羞尚戀須臾活姊妹分營影更孤相隨不待同心結只畏腰間三尺鐵復壁難藏破柱搜出門幸赦男兒血銷得千姜哭已哀故夫只好夢寃來山頭無橋塲無槖顏色如花命似灰已焉哉今若此頻首籲天天不語錢唐百萬家袖手莫能舉我欲煉丹砂作黃金而生汝」君聞而出涕曰此豈徒

盡心而已乎散家貲不給終夜繞室走咨嗟太息曰事急矣請於縉紳巨室得五萬餘緡子女見還者凡五千餘家而其最著者爲暨陽陳烈女烈女壻曰楊增光未婚被掠將自剄君先覔其壻比歸襄合巹於家告人曰猶吾女也庸何傷松陽詹某爲知名士脫其母及子女五人於難路梗不能歸乃分宅贍膏火歲終還故鄉肖君像而祝曰子孫世世奉先生矣而黃巖黃嘉文婦者蔡先生石桑女也乙卯八月城墮引刀自刎軍人憾之棄屍于江曰汝子女萬無還理君用奇計出之其他不可殫述大司馬大中丞欲旌君門輒辭曰衆君子力也某何有焉君壯年即營別業於金沙渡蒔梅種竹讀書其中時而泛舟湖曲網罟細鱗亦沾君惠澤力行善事始終不倦云君舉五子長一泓以明經高第丞猗氏次淇年十八領壬子鄉薦第一撫軍范公稱爲文武才先君五年卒次澂需次監州又次濱次溶

林璐曰寧都魏叔子云爲善而好名猶愈於不好名而不爲善者況爲善而不好名如郭君者加人一等

矣。次公負才蚤夭。人爲君惋惜。君雖內傷於心。而意氣自若。乃君僅四十有九而卒。遠邇聞之。飯僧而哭。嗚呼。顏回盜跖。振古已然。能不悲哉。能不悲哉。

許農部傳

先生姓許氏名承欽字欽哉別號漱雪楚漢陽漢口鎮人也父斗母蕭媼禱參嶺夢老僧乞緣遂有娠神宗皇帝三十二年乙巳生先生幼常夢居僧舍望天飈躍出乃覺七歲頭患瘡聞黃陂分火山老姥稱神師善治病求之指示療法且傳教曰歸語而主是兒善弄筆年四十慎勿居官媼聞戒曰神語不妄爾謹識之先生鮮昆弟媼病甚仙降於室示藥方飲之立愈取方藏篋中辛酉五月忽放天香七日或紅光射

粉壁叩之則曰此君家讀書祥也已而試輒冠軍年二十媼復病撿故方失去竟卒庚午舉於鄉先生泣語父昔母奉神語戒兒待兒年四十正未艾今乃不見母明年辛未下第癸酉丁外艱又四年丁丑先生三十有三而成進士合葬母於先隴蓋毅宗烈皇帝十年也戊寅謁選試溧陽令當是時流寇蹂躪數省犯江浦六合南畿郡縣飛蝗從北來斗米半兩上方急勦餉懸銀鐺於京兆官民交困前令涖任七日與軍旗議畫會譟於倉所死復甦掾史父老死者十人此溧陽大變也縣紳爲京朝官者置弗言但言縣有大猾鉤黨爲鏇狀破人家負嵎二十年縉紳巨室畏如虎先生問姓氏噤不發明日復請欲言又止先生登車去笑曰彼以乃公爲儒生也將至縣訪知猾庚姓名鯉庭自稱參謀大司馬范公景文幕下姑秘之時蝗旱先生向臺請蠲逋不允改折又不允更請給郵符出糴許之估客附官舟私糴先生聞益喜蝗蔽天首下令曰逋賦一金者輸熟蝗一石民趨令如流水先生命瘞於坎如築京觀旬日謁直指於廣德夜

靜呼掾史示庾鯉庭三字掾史驚佯言不知先生怒自書庾不法事示掾掾股戰而栗先生詣臺白其事再請檄始下用奇計捕鯉庭既至紿曰直指欲得君君暫詣獄當爲君請命奏記大司馬大司馬立作書報先生先生詣城隍祠召鄉庭對簿一縣人皆驚令即强項視史尚寶陳給事何若奈何與虎鬬仇家數百人吏唱名懼鯉庭口若呿者鯉庭瞋目厲聲抗辯目無令尹先生出范公札示之始仰天大呼曰已矣六日鯉庭死一縣人以酒酹地先生愀然曰尚有數百年虎而翼者在爾忘前令之畫會乎」畫會者溧陽兌軍名也歲輸糧六萬石輕賫六千緡往者官吏受賕以里民餧軍旗一會正糧五十石潤耗五石更出金名大腦窩小腦窩大順風小順風穿篷穩跳貧者鬻妻子飽之運艘至舍下橋僧舍擔夫與軍比作奸多失米縛里民舟檣讙曰爾逋糧惡少年居間責償金張樂僧舍吳門倡優每與運艘銜尾而行糧五十石每每破中人產先生燭諸奸悉爲屏斥先期選壯士爲外宅兒親披糧冊均貧富擇强弱相參佐軍旗

九十五伍令里民亦九十五伍製黃旗上書都鄙以識之更諭里民令親信子弟負米擔用挺裹鐵皆如約軍官至出迎簿與俱備主客禮甚恭明日詣倉軍官左令中簿右黃旗招颭倉外持挺者與俱外宅兒執戈矛列堦上左右令曰舉砲砲三聲開兌鳴金兌止毋敢譁者兌將終逋米三千餘軍旗乘釁疾呼先生笑曰旦日米至矣詰朝兌畢者率子弟持挺候於倉貧者貸私糴復兌畢先生遣使勞軍官菓酒簿亦如之又明日召軍旗長曰輕賞金在庫廉吏二之貪吏三之今無蝕焉取大小通關來即持去里民九十五伍盡率子弟持挺送運艘先生笑語簿此亦主客禮也越七日不得間軍旗皆含怒去運艘渡黃河先生堅請改衞二百七十餘年害頓除於是一縣人又酌酒相慶歲巳卯旱蝗愈甚是時上允督師楊嚴昌請徵練餉溧陽增至四萬金夏四月二麥焦先生虔禱降甘霖十三日夜蝗盡漂死栽新禾歲大豐盡輸練餉少京兆徐公石麒勞曰人盡如君聖主何憂哉先生善察奸數平反寃獄忤諸法曹縣有貴公子爲

盜主捕急匿相國家會御史吳某吏部王某以私憾交怨先生庚辰上計謫晉藩幕先生復之晉年三十六矣復爲假令攝太原陽曲縣事甫下車捕響馬賊五人訊實撫軍立斬之潞安平陽大饑流民斃省會太守議煑糜先生請曰待食遲久令了此不過半日命鳴鑼名流民詣五達之衢老羸者人穀三斗壯善走呼九門酒肆若爲爾傭受餐幼者給官券爲兒次爲奴聽若意郭外遣掾史督鄉三老善畫策歸報薊遼叛兵三百謀從榆次來中丞方出師大行山先生曰叛兵無多必夜走伏卒狄村以火器殲之不遺鄰封憂藩臬懼甚令守陴逃兵果夜半逸明年辛巳先生遷閩興化法曹初視囚案驗有陳媚娘鄭艷娘名呼獄吏之二婦何罪吏曰男子也直海寇耳名詰問媚娘泣曰囚被繫時年十二艷娘長一歲今二十餘年矣疑其貌殆海寇弄兒辯爲城旦時太守繫一囚僅逋贖八錢縱之去春淫雨莆大澇無麥初太守市利積穀五千餘石三錢湧貴石九錢先生數請出糴故迂緩民將爲變竟昂直鬻之饑者怨太守太守不

敢出府門先生是時復攝仙遊令去府太守喜醵金賑饑先生倡之太守大半爲已槖涖仙遊發倉練兵弭亂與民均徭役編里排會太守撻諸生將哭廟先生復返爲太守解紛事得已壬午文武兩闈榜首皆出門下時號得人先生亦稍遷戶部主事別吏民北去越二年甲申御史薦先生爲大理寺評事明年先生年四十語家人曰神語在今日乎憶母命遂棄官不就

沈太公傳

沈太公肖賢字曰顯之錢唐人也少時即白父曰大人欲以文章顯耶吾坐塾中師之友皆儒生語絮絮入吾耳大約無餬口策讀書止吾兄足矣父怒趣入塾日與其儕藏酒私飲友飯以木棍攪溷廁中亂其氣友飯反吐匿笑不止顧好飲讀貨殖傳欣然喜私爲引滿及讀任俠諸列傳則又狂喜引滿曰吾儕不當如是耶師知之數加誚責乃提酒甕出曰吾縱讀書寧爲高陽生誼不辱爲儒生父師無如之何當勝

國時江南晏安公日飲湖上夜不歸垂父歿其兄誚曰汝爲兒時藏菓餌以遺母母老矣吾儒生應無餓口策君竟何如公父嘗客晉絳賈父歿將改館一日貸錢名估客飲且曰吾棄儒生久矣與若司會計估客曰諾歲出納數十萬金賣絹牙郎奉約束惟謹歲歲上千金壽日與估客轟飲醉後與客攜蒲數數負而又好施予估客驕歲減金而公飲自如其子峻曾幼而慧好讀書公愀然曰汝伯讀書汝又讀書耶然尊師惟謹來問字者皆過公飯人稱公長者兄歿撫其孤亦就塾笑曰汝父讀書汝從兄又讀書汝又讀書耶留汝以佐吾不逮公止一子孺人爲買妾公淚簌簌下曰若不記吾父時媵耶吾念吾母往日事故泣耳妾已入室度無可如何久之廉知被掠至名其故夫還之并贐以金孺人操作勞更買婢婢父母啼不止急以金納婢父母懷疾呼攜女去一時賓客多公高義公大笑曰曩者吾讀史遷列傳生不一當魯朱家而僅以一二女子市德爲歲甲午其子以副榜赴廷試公又大笑曰讀書固也搏浪沙豈堪誤耶無

與乃公事益飲酒自如戶外待公舉火者踵相接金盡貸估客金估客益驕公益飲酒得疾其子求斷酒公曰昔陳暄何若他日即書酒徒沈君之墓以匹之吾願足矣毋多言久之卒以酒終

沈處士仲升傳

沈處龍秋字仲升爲烏程諸生祭酒有名於時以其性澹泊於名利無所染故仍稱爲處士云處士故吳興名族父覲雲以貲雄鄉里生三子長曰石匏季曰天予處士爲仲子也石匏善籌畫爲諸侯老賓客所至傾動爭延致之黃金白璧闐塞門閈而天予亦慷慨立然諾兩家各致數千金而仲升溫溫無所試坐臥一樓足不踰戶外問行里市葛巾布履貿貿然獨往來人或甚之曰君兄弟咳唾能浮沉曷不從之游

而乃自苦爲處士顧笑不應也又或甚之曰長安公卿虛左以迎賢士以君之材抵掌奮舌足以得志請爲君先驅君又笑不應也試問所欲則曰吾憎庾元規汚人久矣浸假得一茅廬以託足有田足以耕有溪足以釣吾其樂而忘死矣乎於是知與不知皆指處士爲迂癖處士殊自若也或曰國初處士之父覲雲以重貲挾一友賈當湖下舟中即病至當湖病甚已而禾城兵起遣兵狗屬縣其友即竊貲以逃時處士讀書龍井山中聞父病不及告其家突圍城以入視覲雲則已遷臥飛錫菴所居盡逃匿覲雲視其子至不識也當是時城外烽火炤城中如白晝譏察出入自倍縱橫無一人得免處士泣曰吾寧死敢捨吾父乎乃負覲雲以行數十里得小舟以濟顧水道飛矢雨集傍溪曲港皆嚴柵橫斷乃竄伏蘆葦以自蔽數日從間道達語溪父子皆免禾人至今稱之此其材有過人者而以諸生老處士設爲當世用吾知其非明季諸公當干戈擾攘時抱印綬竊府庫棄之不顧者比也

林璐曰吾嘗與處士交問乙酉禾城事曰君在危機飛走之路俱絕負父單行何以不懼處士曰吾知救吾父視荆棘若坦塗波濤若平地況白刃乎然君質清癯不及中人其負父也沉疴困頓即强力所不能勝者處士不覺其苦入小舟饑甚日拾莛子以食亦不覺虛餒及歸家賀更生則處士僵臥數十日不能起矣以此言之處士益孝子也

朱璧人傳

朱君佳瑋字璧人徽國文公十六世孫也年十六補諸生性喜博綜周覽天官星緯象數諸書而尤邃精易學思陵寅卯間天下已亂獨江南晏安多文社君與西陵諸子倡爲師古集其後登樓覽雲繼起更摩切爲詩古文詞號西陵體家貧不善治生產客至脫粟對飯嘗日中無米大笑出門去與人交不爲岸異授經吳山閉戶靜坐門弟子窺君案無他書惟周易一卷歲辛巳斗米六七緡錢貸錢葬父伯客死遺從

見妹無依君呼與共居次第畢婚嫁用不給婦脫簪珥佐之嘗禱于忠肅公祠下夢公命講復卦覺而語人吾家剝盡今當自我而復然每鄉比輒報罷北平王仲撝先生往來吳越間善言易及天官諸書君亦善占步互相校讐忽憶忠肅公夢中語先生愀然曰君知公意何在熹宗之際剝極于宦寺思陵當陽善類稍伸復之幾也再剝于朋黨再剝于盜賊再剝于陰陽水旱終成逃復此公所以寄慨也然君亦且休矣授經養母文社復興奉君爲祭酒意忽忽不樂自

妙麗翩姍后宮莫及厲吻餐膚謗深怨集珊瑚碎兮錦障弛宋禕逝兮綠珠死悼白首之同歸悲黃埃之乍起又如河橋兵敗掩抑摧沉車繞黑幔才子墮心間角聲兮河北思鶴唳兮華亭至若眞卿受命車輪不復白髮青燐賊壘是蠹九閽不知四海煢獨又如睢陽未陷射睛齧指枹鼓一呼餓者皆起餐鼠雀兮食已盡殉愛妾兮影獨傷再若金牌外訌秦獄內興沙飛五國雲霸六陵望二帝兮何期終委命于孤殯令人怒逐霞飛憤連悲咽孤烏塡波炎雲積雪嗚呼

功垂成而復墮時將遇而終失帳賢佞之同歸齊彭殤而如一草縈骨而無聲蔓斂魂而滅肸翮何健兮凌雲虹奚關兮貫日人絕涸而掩芒鬼銜悲而莫述待石馬之能嘶起長夜而共質酒酬讀之涕下沾衣所殁六年宗人梅麓尚書行河嘗招之入幕相得歡甚羈留凡十載年已涉耆欲南歸不果尚書卒君與稽山徐沁經紀其喪還婺州又一年夢尚書以輿迎而卒君七子克承家學次子錫中與余善能文章有父風